

国色生香

(全2册)

Guo Se
Sheng Xiang



上

著 笑
佳 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生香 国色

著 笑佳人

上

(全2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色生香 : 全2册 / 笑佳人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594-3110-3

I. ①国…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160号

书 名	国色生香 : 全2册
著 者	笑佳人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
文字编辑	李璐君 林乐蓓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66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110-3
定 价	7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随母进京，改嫁国公府 001

第二章 喜欢欺负人的继兄，沉默寡言的三皇子 023

第三章 她偷偷地塞了赵恒两颗糖 059

第四章 寿王府的果园 090

第五章 郭家有女初长成 120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宗嘉宁的婚事 147

第七章 寿王妃 176

第八章 我不负黎民，亦不为黎民负她 201

第九章 新婚燕尔 235

第十章 安安，为了你，我才活着 262

第一章 随母进京，改嫁国公府

“娘，你别死……”正月时节，天还冷着，屋里燃着炭火，暖色的纱帐中，忽然传来小姑娘轻轻的啜泣声。

宋嘉宁哭着醒来。这几晚她都睡不好，不是梦到自己吃荔枝噎死了，就是梦见自己被坏人抢走。娘亲担心她，特意命九儿在屋里陪她，屋里也必须留着一盏灯。昏黄灯光透过纱帐照进来，宋嘉宁一动不动地呆呆躺着，皱着眉头发愁，她刚刚又做梦，梦见娘亲死了。

娘亲的病……父亲三年前病逝，那时她太小，勉强记事。爹爹刚走，她伤心了好久。但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记忆里爹爹的身影与面孔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到最后，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她忘了，娘亲却没忘，平日里娘亲动不动就会掉眼泪，饭菜吃得也不多，人越来越瘦，相思成疾。

宋嘉宁不想娘亲死，不想娘亲丢下她一个人。

她得想办法转移娘亲的心思，她想着等天气暖和，桃花开了，她一定要央求娘亲带她去太湖边上。太湖啊，她好久没去了，还记得太湖边上有杨柳依依，有桃花朵朵，有漂亮鲜嫩的白鱼、壳薄味鲜的白虾……

宋嘉宁梦到一桌好吃的，重新睡着了。

清晨林氏过来探望女儿，就见女儿睡得小脸红润，精致娇憨，漂亮是漂亮，就是嘴角又在流口水。林氏又怜爱又困惑，她与丈夫都不重食欲，女儿的小馋嘴是从哪儿学来的？

喉头发痒，林氏赶忙绕到女儿床前的花鸟屏风后，掩唇轻咳，心中无限悲楚。女儿这几日总是做噩梦，她当娘的，本该陪女儿睡，但她不敢，怕把病气过给女儿。

压抑的咳嗽声惊醒了正酣睡的宋嘉宁，她揉揉眼睛，轻声唤道：“娘？”

林氏飞快将帕子塞回袖中，摆出笑脸走到床边，一边挂帐子一边柔声道：“安安醒了？”

女儿是早产，刚出生时瘦瘦小小的，她好怕养不活这孩子，就起了“安安”这个小名，大名配个“宁”字，希望女儿一世安宁。大抵是名字管了用，周岁的时候，女儿已经长得白白胖胖了，别人家的孩子得哄着吃饭，长辈捧着碗四处追，她女儿倒好，吃完一碗还抱着碗舍不得松手，要再吃点。

林氏歪坐到床边，爱怜地捏了捏女儿的小胖脸。

当娘的稀罕女儿，宋嘉宁也眼巴巴地看着母亲。从小到大，宋嘉宁身边的女子，上至四五十岁的妇人，下至五六岁的女娃，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瘦点，像宋嘉宁这样走路脸上的肉会微微颤的，一出门就会被人嘲笑，七嘴八舌喊她宋胖胖。

宋嘉宁自己也觉得女子瘦了好看，小腰盈盈一握，长裙窄腰，跟仙女似的，但她更喜欢吃，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宋嘉宁饿了几次肚子后，果断舍弃纤腰而选了美食。而且宋嘉宁慢慢发现，同样是瘦，有的人干瘪得像竹竿，还有一种就是娘亲那样的，身姿婀娜，款款走来，如弱柳扶风。

在宋嘉宁心里，母亲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娘，桃花岛上的桃花快开了，到时候你带我去吧？”宋嘉宁小声撒娇。

寡妇门前是非多。丈夫过世后，林氏一来没有游玩的心情，二来担心招惹闲言碎语，便一直幽居后宅，鲜少出门，此时她本能地道：“叫二叔二婶带你去好不好？”

宋嘉宁嘟嘴，可怜巴巴地道：“我想跟娘一起去。”

林氏看着病中的女儿，突然特别愧疚。她一直觉得自己命苦，父母先后辞世，她远嫁江南，恩爱日子没过几年，丈夫也不幸病逝。过去的三年，她整日沉浸在悲苦中，却忘了女儿比她更命苦，小小年纪没了父亲，娘亲还不陪她。

“好，安安养好病，娘就带你去。”她马上哄道。

宋嘉宁开心极了。林氏照顾女儿洗脸，再牵着女儿去外面用饭。

早饭很简单，娘儿俩一人一碗三虾面，中间摆一碟肉馅儿汤包。这都是宋嘉宁喜欢吃的，光闻着饭香便直冒口水，立即在红木圆凳上坐好，先夹起一个汤包，蘸蘸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林氏这三年食欲都不佳，但今天不知是被女儿大快朵颐的吃相感染，还是因为刚刚想通了，决意养好身子以妥帖照顾女儿，她的胃口居然也上来了，平日只吃几口的面，今早却全都吃了。

宋嘉宁高兴得不得了，夹起最后一个汤包孝敬母亲：“娘再吃一个。”

林氏摇头笑：“安安吃吧，娘饱了。”

宋嘉宁瞄了一眼母亲纤细的腰身，误会母亲是怕吃多了长肉，这才自己吃了。

春日，林氏的病基本康复了，按照先前答应的，陪女儿出门玩。

戴上帷帽，林氏牵着女儿的小胖手，带着丫鬟秋月往外走，到了前院，迎面撞见小叔一家四口，也正要出门。林氏便暂时取下帷帽，好奇地问弟妹胡氏：“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

胡氏今年二十五岁，比林氏小两岁，肤色偏黑，脸微长，最多算是中等姿色。扫眼宋嘉宁娘儿俩，她笑咪咪地道：“娇娇外祖母过五十大寿，我们去祝寿，嫂子呢？”

林氏低头看女儿，浅笑道：“天气不错，我带安安去桃花岛逛逛。”

胡氏微微惊讶，随即道：“是该去看看，嫂子天天闷在屋中，出去透透气，对你身体也好。那你们快去吧，这会儿码头登船的人还不多，再晚点就得挤了。”说着殷勤地让出地方，让娘儿俩先行。

林氏点点头，领着女儿走了。

胡氏目送娘儿俩离开，一回头就见丈夫宋二爷伸长脖子往外望，恨不得要跟着去。胡氏气得咬牙，狠狠拍了丈夫一下，心里却恨上了林氏。狐媚子，克了自己的男人不说，又勾得小叔子魂不守舍。

胡氏心里恨，表面却不显，一家四口赶骡车去邻近县城探亲。

胡氏底下有个弟弟叫胡壮，二十出头的年纪，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尚未成家。胡氏知道弟弟早就惦记美貌的林氏，便将弟弟叫到一旁，窃窃私语了一番。胡氏是这么算计的，荒郊野外的，林氏再贞烈，也得任由胡壮施为，只要弟弟手脚干净，将人弄死，官府就查不到他们头上。而没了林氏，丈夫安分了，林氏带来的丰厚陪嫁也会变成她的。

骡车走得又稳又慢，不过林氏携女春游本就是为了解放松，因此并不着急。

江南春光好，普通一条官路两侧却都有景可赏，波光粼粼的水田，随风摇曳的绿柳，时常还会有三两株桃树、梅树映入眼帘，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雀啁啾，静谧安详，宛如一幅隽永的江南画卷。

“娘，你看天上！”宋嘉宁趴在窗边观景，突然兴奋地叫母亲。

林氏靠过来仰头，便见一行大雁结队而行，一路向北去了。

触景生情，林氏突然有点想京城的家。丈夫去世时，兄长过来吊唁，曾悄悄问她想不想改嫁。林氏不想，而且她也不想给兄嫂添麻烦，真要改嫁，她就得先回娘家。

林氏摸摸女儿脑袋，重新坐正了。

骡车行了半个时辰，终于到了太湖边上，晴空万里烟波浩渺，离岸最近的小岛便是桃花岛，每逢春日岛上桃花如霞，在本地颇负盛名。岸边停着一条乌篷船，专门做

接送百姓登岛赏花的生意。下车后，丫鬟秋月去问价。

“包船五钱，等十人客满再发船的话，每人五十文。”船夫道。

秋月直接摸出一个五钱的银角子，递给船夫：“我家夫人包船了。”

船夫笑着收起银子，殷勤地搭放船板。

主仆三人坐好了，船夫正要出发，便听见岸上传来两道急促的马蹄声，有人高声喊道：“等等！”

那声音中气十足，船夫抬头，两匹黑头大马已经近在眼前，领头一人穿一身灰袍，浓眉大眼，生得十分周正，有种习武之人的气势。见船夫没有撑船，浓眉男人便放慢速度，让后面的人排在他前面。

船夫看过去，呆了。换到前面的这位，三十出头的年纪，穿黑色圆领长袍，腰间挂着一枚白玉玉佩，眉如青峰眼似寒星，比戏台上的将军还威严。

船夫看得出神，竟没注意对方何时下的马，待船夫反应过来，冷脸男人已经大步上了船。

船夫为难了，刚要解释这船已经被别人包下，落后的男子突然丢了一物过来，船夫本能地伸手接住，低头一瞧，好家伙，竟是一个小元宝。船夫咧着嘴把元宝揣到兜里，人没动，竖耳听船里面的动静，如果三个女人不闹，他便默默撑船，赚两份钱。

秋月面露愤愤之色，用眼神询问主子，只要夫人一声令下，她立即去找船夫理论。

林氏戴着帷帽，透过帽纱飞快扫了两人一眼，微不可察地朝秋月摇摇头，秋月只好忍着。

林氏另一侧，十岁的宋嘉宁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物，忍不住盯着瞧。

春光明媚，船夫将乌篷竹帘卷起来了，黑衣男人临窗而坐，正眺望窗外之景。湖风迎面吹来，男人侧脸冷峻，棱角分明，修长脖颈中间喉结明显，喉结旁有道细长的伤痕，年头已久，不细看可能分辨不出来。

那边郭伯言久经沙场，五感何其敏锐，察觉有人看他，无声偏转视线，最先看的是对面头戴帷帽的女人，确定窥视不是来自帷帽之下，他才注意到女人旁边呆坐的娇小女童。十来岁的女娃穿着桃红褙子，脸颊白里透粉，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水汪汪的，很漂亮。

小丫头憨憨傻傻地盯着他，郭伯言莫名，肃容问：“为何看我？”

他冷冰冰的声音，吓得宋嘉宁缩着肩膀往母亲身后躲。

林氏一边挡住女儿，一边低声赔罪：“小女顽劣，不敬之处还请官人海涵。”

貌美的女人声音未必好听，可林氏嗓音清润细柔，突然在这湖中小船里散出来，便如秀丽江南春景中的一声黄莺轻啼，说不出来的婉转空灵，恰逢乌篷船行到湖中央，

风更大了，吹得林氏面前的帽纱翘起一角，露出女人白皙精致的下巴。

郭伯言喉头滚动了下，其实单看妇人身边女娃的容貌，他便知道这妇人必是绝色。微微颌首，郭伯言继续赏景。

林氏担心女儿再乱看，牵着宋嘉宁的小胖手站了起来：“咱们去外面看鱼。”

宋嘉宁乖乖点头。

娘儿俩一起往外走，宋嘉宁还小，显不出身段，林氏迎风而行，裙摆翩飞，不盈一握的纤腰顿显无遗，那么纤细柔弱，叫人忍不住担心下一刻她就会被风吹到湖里去。船里两个男人都被她的曼妙身影吸引，尤其是郭伯言，体内似有一团火燎了起来。

偷得浮生半日闲，他这个巡抚再有半年便要回京，今日突来游兴想出来走走，未料偶遇佳人。郭伯言自小生在权贵之家，少年期间便见过不少美人，但只凭一抹纤影和一声“官人”便让他心痒难耐，这妇人还是第一个。

可惜她已为人妇，郭伯言再心动，也不会染指他人之妻。

船靠岸了，林氏故意选了与郭伯言相反的方向去赏花。

她们来得早，岛上人还不多，林氏牵着女儿沿着主路走，尽量不往偏僻的地方去。走着走着，宋嘉宁眼睛一亮：“娘，你看，那朵花，花瓣一半红一半白，好漂亮。”

“娘给安安摘一朵。”桃花如霞，林氏摸摸女儿的脑袋，亲自过去摘花。一共十来步的路，秋月牵着宋嘉宁站在路边等。

花枝偏高，林氏不得不踮着脚，就在她努力折花枝的时候，路边突然传来动静，好像有猛虎跳出！林氏大惊，一扭头，惊见一蒙面男人手持棍棒以雷霆之势连续敲在秋月与女儿头上，眼看女儿小小的身子倒下去，林氏肝胆俱裂，当即便朝女儿扑过去：“安安！”

这一刻，她忘了自己也有危险，只想确认女儿的安危。

蒙面男却丢了长棍扑过来，一手抱住林氏，一手捂住林氏的嘴，火急火燎地往桃花林深处走。林氏拼命使力挣扎，奈何她一个常年幽居不出户的年轻妇人，折根花枝都费力，又怎掰得开男人那双手，无论她手打还是脚踢都没有用。

蒙面男正是得了亲姐姐的消息尾随而至的胡壮，他惦记了林氏三年多，如今终于盼到机会，胡壮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计划是否周密，路边宋嘉宁两人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他都不管，只想要了林氏！

时间紧迫，没走多远，胡壮便捂着林氏的嘴将她压在地上。林氏的帷帽早已落在半路，她脸色惨白，一边摇头挣扎一边哭，混乱间意外扯掉了胡壮脸上的黑巾。胡壮常去宋家，林氏自然认得他，恐惧中的她立即腾起一股怒火，手脚挣得更用力，口

中呜呜出声。

“好嫂子，你就给了我吧，我宋大哥死了三年了，你真的不想？”胡壮一手捂着林氏的嘴，一手急不可耐地解裤带，还试图亲林氏的脖子。林氏拼命躲闪，未料一扭头，竟瞥见一道高大身影，风驰电掣般朝这边而来！

林氏哭声更高。

胡壮裤子都脱了一半了，刚要扯林氏的，背上突然传来一股大力，他惊骇地后望，郭伯言迅速出拳打在他脸上。这个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男人，全力打出的一拳甚至带着虎啸，打得胡壮当场昏死过去，被郭伯言随手甩到一旁。

解决了混账，郭伯言低头看着林氏。

林氏身上的褙子已经烂了，单薄的双肩露在外面，如碧绿草地中的两朵玉兰。她抱胸埋首蜷缩成一团，一头凌乱的青丝挡住脸庞，只有绝望后怕的哭声呜呜地传了出来，边哭边试图拉拢破碎的衣裳遮住肩膀。

一个楚楚可怜的美人，既让人想要保护她，又最容易激起男人的火。

郭伯言静默不动，幽深目光一寸寸在林氏身上游移，她发丝下露出的泪脸，她徒劳遮挡的美人肩，她蜷缩起来如莲花一般的身子，以及她悲切无助的哭声，无一不在挑战他的理智。他听见了，她丈夫死了三年，她是一个寡妇。

郭伯言身后传来脚步声，是他的长随魏进，他迅速脱下长袍，俯身替林氏裹上。

这个动作说明他没有色心，至少现在没有。

林氏看到一丝希望，闭着眼睛呜咽道谢：“官人救命之恩，我必当重谢……”

“如何谢？”郭伯言扶她坐起，他单膝蹲在她面前，黑眸犀利地看着她的双眼，双手紧握她肩头。

男人掌心的温度透过衣衫清晰地传了过来，林氏睁眼，男人肆无忌惮的审视让她心中一惊。余光中见男人的手下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抱着秋月走了过来，林氏急了，哭着求恩人：“我家有薄产，只要恩人开口，我悉数奉上，求您让我先看看我女儿……”

郭伯言并未松手，只看了一眼魏进。

魏进放下一大一小，低声回禀道：“被打昏了，应该没有大碍。”

林氏稍微松了口气，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惶然之际，忽闻恩人道：“把那个收拾了，干净点。”

林氏心跳一滞，收拾是什么意思？

她偷眼去看，就见魏进三两步走到胡壮身边，提起胡壮，悄然朝岛屿深处而去。

林氏浑身颤抖，她不在乎胡壮的生死，但此人竟能视人命如草芥，必是凶残狠辣之辈。

“在想什么？”郭伯言低声问道，他将她的各种情绪尽收眼底，低沉的话语带着三分愉悦。

林氏没听出来，她只害怕，男人的手还握着她的肩膀，心思不言而喻，而他当着她的面展示凶狠，真不是另一种威胁吗？

收回思绪，林氏垂眸，颤抖着道：“我有五百两家私，想尽数献与恩人。”

郭伯言笑了，抬起她精致小巧的下巴：“本国公不缺钱，只缺一房小妾。”

林氏闻言，如坠深渊。

宋嘉宁的后脑勺被人揉来揉去，揉得她疼。

她下意识去推那只坏手，然而小手才伸到一半，突然被人攥住。宋嘉宁彻底醒了，她往后看，看到一堵宽阔胸膛，身穿白色中衣。她愣愣地仰头，对上一张冷脸，正是今日同船的那个男人。

宋嘉宁迷茫地眨眼睛。

“你被坏人打了，后脑勺有包，我帮你消肿。”郭伯言席地而坐，一手扶着宋嘉宁肩膀，一手继续轻轻地帮她揉后脑勺的小包。

宋嘉宁这才发现她居然横着坐在男人腿上，想也不想就要站起来。

“别动。”按住女娃，郭伯言握着宋嘉宁的小手，让她自己感受后脑的包。

宋嘉宁疼得吸了口气，终于记起自己好像被人打了一棍，立即四处张望寻找母亲的身影，先看到昏倒在地的秋月，视线转了半圈，惊见母亲披着一袭男人长袍站在几十步外，背对这边，母亲身旁，是来时同船的另一个男人。

宋嘉宁满腹疑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郭伯言低声解释：“有坏人想欺负你娘，我将他赶跑了，现在你娘要报答我，我叫随从与她商量谢礼事宜。”

宋嘉宁瞅瞅远处的母亲，懵懂地问：“你是谁啊？”

郭伯言笑：“我是皇上派到这边的巡抚，也是京城的卫国公。”

卫国公是什么官？宋嘉宁不懂。

另一侧，魏进也正在好言好语地劝说林氏：“夫人，卫国公府您听说过吧？高祖皇帝带兵打天下时，我们老国公爷正是高祖身边最得力的猛将，是咱们大周的开国功臣，高祖皇帝一登基，第一个封的就是我们老国公。当今皇上继位后，继续重用我国家国公爷，还封国公爷的妹妹为淑妃，若按私交讲，皇上得喊我们国公爷一声大舅子。

“国公夫人福薄，早早就去了，我们国公爷一直没有续娶，府里也没有姨娘，只要夫人愿意，您便是我们国公爷后院的独一份，到时候还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再

说了，这不光对夫人好，对令千金也好啊，有国公爷撑腰，将来您想为她挑个什么样的姑爷不成？

“夫人姿色出众，令千金长大后必定也是倾城之貌。常言道，怀璧其罪，夫人能保证日后不再出现今日这种意外？自古红颜薄命，那都是因为没有人撑腰……”

林氏蹙眉而立，听后迟迟不给予任何答复。

魏进该说的都说了，见那边宋嘉宁醒了，他叹口气，最后对林氏道：“刚刚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夫人好好想想。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们国公爷脾气不太好，您现在答应了，他肯定怜惜夫人，可您要等触怒国公爷后再因害怕反悔，国公爷未必领情啊。”

林氏抿唇。

“娘……”就在此时，郭伯言放开了宋嘉宁，宋嘉宁终于获得自由，着急地往这边跑。

林氏紧紧地将女儿搂到怀里。

魏进默默绕到主子身边，悄声回禀劝说的结果。

郭伯言听后神色不变，黑眸盯着林氏纤细的身影，志在必得，转而吩咐魏进：“你先回城，买件样式相仿的裙子。”

魏进领命而去，两个时辰后便带回三条豆绿色的裙子，秋月挑出一条最像林氏所穿的裙子，扶林氏去桃花林深处换衣。换好后，郭伯言并未再纠缠林氏，而是回到船上，守礼地待在船篷之外，只在林氏下船前幽幽地在她身侧道：“来日再叙。”

林氏满心苦涩，可她不想女儿担心，低低嗯了一声。

回去路上，林氏将懵懂的女儿搂在怀里，只有这样，她才有劝自己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若不是想着女儿，早在郭伯言明着暗着威胁她乖乖给他当妾室的时候，她便寻死自尽了。愁完郭伯言，林氏又想到了胡壮，胡壮住在邻县，他怎么那么巧也来了桃花岛？

想到出门时碰到弟弟与弟妹胡氏，林氏脸色越来越白。多年来，胡氏与她面和心不和，八成是胡氏递消息给胡壮。如今胡壮悄无声息地没了，时间一长，胡氏肯定会怀疑到她头上。无缘无故胡氏还要联合弟弟害她，一旦将她视为杀害胡壮的凶手，胡氏岂会轻易善罢甘休？

林氏心里明白，宋家，她注定是待不成了。

宋宅，胡氏在娘家吃完晌午饭便回来了，一直留意门口的动静。听说林氏母女回

来了，她若无其事地去迎接，隔得老远便开始打量林氏，却发现林氏神色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胡氏心里犯疑，殷勤道：“嫂子回来了，岛上桃花开得可好？”

林氏浅笑：“挺好看的。”

胡氏低头看宋嘉宁。

宋嘉宁配合地点头，娘亲教过她，岛上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胡氏暗暗思忖，莫非弟弟没逮着机会？

胡氏急于打听情况，第二天一大早，一家四口又回娘家探亲了，宋二爷不想去，胡氏担心丈夫趁她不在家去大房勾搭，硬是拉着人一起走了。胡氏心急，不停催促车夫，车夫将手中的鞭子啪啪地甩，骡子跑得飞快，不承想与迎面一辆马车撞上了，骡车安然无恙，那马车却被撞翻掉进路边沟渠。

胡氏一家四口白着脸下了车。

“爷爷，爷爷您不能死啊！”翻了的马车中，突然传来少年悲痛的哭声，一听说死人了，胡氏吓得两腿战战，宋二爷伸手去扶媳妇，结果他也腿软，夫妻俩一起倒地上了。

一个时辰后，有人匆匆跑到宋家，向林氏报信：“不好了不好了，你小叔一家撞死了一个老太爷，被人家拽到衙门去了，现在知县大人正审案呢！”

林氏大惊，虽说已经决定与二房断绝关系，但在外人看来，两房还是一家，她立即命门房去县衙打听情况。没过多久，门房回来了，气喘吁吁地道：“判了判了，二爷、二夫人一人打一百板子，大少爷、大姑娘一人领二十，牢狱三年……”

林氏半晌没能言语，宋嘉宁呆呆地站在母亲身边，彻底傻了。

就在宋嘉宁母女震惊无比时，县城一家宅院里，魏进正在向郭伯言复命：“国公爷放心，那老爷子是寿终正寝的，他儿子白白得了一笔银子，绝不敢四处乱说，真传出去，官府定会治他一个讹诈罪名。”

郭伯言颌首，这都是小事，区区两个刁民，他并未放在眼里，送林氏一份薄礼罢了。他扫向窗外，只盼夜色早至，他好去收林氏的“谢礼”。

宋家二房撞死了人，全家押入大牢。

街坊们都来宋家看热闹，有怜惜林氏的人好心劝她：“嘉宁她娘，你还年轻，何必把下半辈子都搭在这里？听婶子一句劝，带嘉宁回京吧，找个老实人嫁了，也是个依靠。”

“谢谢婶子，我好好想想。”林氏满面哀容地道。

街坊们走了，林氏眼角的哀婉慢慢变为忧愁。二房这横祸来得太突然，林氏想不

明白是意外，还是那人安排的。如果是后者，其心思手段，绝非她与女儿能承受的。

“娘，咱们现在怎么办？”宋嘉宁靠到母亲怀里，惴惴不安。

林氏摸了摸女儿的脑袋：“嘉宁别怕，不管去哪儿，都有娘在呢，娘不会让你受委屈。”

夜幕降临，林氏将女儿送到耳房，看着女儿睡熟了，她才轻叹一声，放轻脚步离开女儿闺房。

下人们都回房安歇了，满院凄冷。

林氏面向堂屋而站，身后是一片黑暗，堂屋虽然点着灯，对她而言，却比黑夜更让人绝望。

白日，那人派手下送来一封信，让她晚上留门。

林氏合眸，眼泪落了下来。郭伯言救了她，可没等她感激，他便化成另一头狼。

街上传来报更声，林氏轻轻地呼口气，食指在眼角按了片刻，她抬腿进屋，虚掩房门，然后吹灭所有烛火，只留一盏昏黄的灯笼放在脚旁。夜色越来越深，她垂眸坐于当中的太师椅上，静静等待那头狼。

万籁俱寂，院中忽然传来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林氏抿唇，悄悄攥了攥手。

吱嘎一声，门被人推开，转瞬又关上。

白日宽敞明亮的厅堂，此时被昏暗笼罩，显得隐晦闭塞。小小的灯笼只照亮一片地方，而在那片昏黄柔和的光晕中，一个女子垂眸静坐，她微微低着头，清丽脸庞白润如珠，她佯装镇定却藏不住内心的紧张，紧紧并住双手置于膝盖，十指纤纤，这样的美人，当一个寡妇，岂不是明珠蒙尘？

“想清楚了？”郭伯言低声问，一步一步朝林氏走去。

林氏垂着眼帘，低声问：“国公爷真愿意给我名分？”

郭伯言颌首：“我会抬你做姨娘，只要你一心服侍我，明年我便把嘉宁记在我名下，让她做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四姑娘，与其他姐妹平起平坐。”

林氏自嘲地笑道：“国公爷真会说笑，便是嘉宁乃您所出，一个妾室生的女儿，怎么可能与府上嫡出的姑娘一样？更何况她是一个寡妇带进府的，是外姓女。国公爷，虽然现在我们娘儿俩过得清贫，可嘉宁是正正经经的宋家嫡出姑娘，不必看人脸色。若真如您的安排，我当姨娘，平日无须四处走动，只要国公爷宠我就够了，没什么可顾忌的，但我不能害了我的女儿，不能害她被人轻贱嘲弄。”细柔平缓的陈述，却掷地有声，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维护。

郭伯言也为人父，沉默片刻道：“你放心，我会安排好一切，绝不让嘉宁受委屈。”

林氏还是笑，盈盈水眸直接对上了郭伯言那双幽深的眼睛：“国公爷这话，您自

已信吗？”

“你欲如何？”郭伯言反问，知道林氏是在跟他讲条件。

林氏没有立即回答，她扭头，看放在地上的那盏灯笼，许久许久，她才喃喃自语般地问：“在国公爷眼里，我是什么样的？是歌姬一样可以任意欺辱的平民寡妇，还是您真心喜欢、愿意怜爱保护的苦命女子？”

郭伯言马上道：“后者。”

他喜欢她的纤弱，喜欢她的美貌，他不介意她是寡妇，不介意帮她照顾女儿，他只想要她。

林氏听了，心觉讽刺，喜欢一个女人又怎会用逼良为妾的方式占有她。但林氏不想触怒郭伯言，那样对她无益。收敛所有憎恨与恐惧，林氏闭上眼睛，再睁开时，那双美丽清澈的眼中蓄满了泪水。

郭伯言心中一惊。

林氏哽咽质问，泪如雨下：“既然国公爷没有婚配，既然国公爷真心喜欢我，为何还要我做妾？就因为我是寡妇，您便看不起我，用姨娘的名分轻贱我？我虽没有国公爷尊贵，可我也是京城正经人家娇生惯养的女儿，读过四书五经，恪守三从四德……”

郭伯言懂了，林氏是想做他的正室夫人。

看着悲戚呜咽的美貌女人，郭伯言为难地摸了摸下巴。他真的想要林氏，如果林氏尚未出嫁，便是平民百姓，他也愿意明媒正娶，给她脸面，可林氏是一个带着女儿的寡妇，就算他答应，太夫人呢？

想都不用想，太夫人绝不会同意。

注定办不成的事，郭伯言干脆不考虑。他上前扶起悲泣不已的美人，搂住她的腰。见林氏竟然没有抗拒，口干舌燥，一边压抑心猿意马一边柔声地哄道：“不是我不想娶你，我也有为难之处，但只要你跟了我……”

话音未落，林氏便趁他不备猛地推开他，迅速从袖中摸出一把剪刀抵住脖子，决绝地朝郭伯言道：“国公爷真想要我，便等我回京，您三媒六聘风光光接我们娘儿俩进门，不然我活着也只是一个以色侍人的姨娘，任人欺辱。”

郭伯言紧紧盯着她抵在颈上的剪刀，脸色难看极了。

林氏仰首与他对峙，手上用力，刀尖儿轻易刺破那细嫩的脖颈肌肤，刺眼的血珠登时滚了出来。

郭伯言目光一寒，冷声斥责道：“寻死觅活吓唬谁？若我不在乎，你死了，于我何损？”

林氏泪落，怅然道：“是啊，不过一条贱命，死就死了，可我想赌，赌您的真心，

倘若您舍不得我死，我也心甘情愿跟您了，连人带心都给您。”

郭伯言怒极而笑，笑着笑着，忽地转身，如急流猛退，衣袖带风。

林氏视线模糊，剪刀仍旧抵在脖子上。

郭伯言行至门口，突然顿住，头也不回地说道：“明日我派人过来，送你们母女回京。”

郭伯言离开后，派来一个叫窦义的侍卫，五官周正，沉静稳重，负责保护林氏母女上京。

林氏心寒。昨晚她要求做国公夫人，其实有两个目的。她由衷希望郭伯言恼她痴心妄想，一气之下厌烦了她，不再纠缠她们母女。但显然，郭伯言对她的觊觎超过了一个国公爷的理智。

第一条路已经被堵住了，现在林氏将摆脱郭伯言的希望寄托在了卫国公府太夫人身上。别说堂堂国公爷，便是普通的芝麻小官，有几个会娶寡妇当继室的？郭伯言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太夫人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

抱着这种念头，林氏没有告诉女儿真相，只说要回娘家。

在河上漂了一个多月，四月底，客船终于抵达通州码头。

外面日头毒，林氏戴好帷帽，帮女儿也戴上，娘儿俩手牵手下了船。

“妹妹！”有人扬声唤道，惊喜的妇人声音。

林氏闻言抬头，就见远处兄长与嫂子柳氏正快步往这边走来。

“妹妹，你们可算到了，我跟你大哥从收到你那封信后就开始盼，都盼了一个月了。”来到跟前，柳氏兴奋地道。瞧瞧林氏，她先夸了一通，夸完后摸摸宋嘉宁的小脑袋，继续夸宋嘉宁，“嘉宁越长越好看了，要是再瘦点，肯定比你娘还美。”

宋嘉宁腼腆地笑了。

旁边林正道看着美貌依旧的妹妹与娇憨可人的外甥女，久别重逢的欢喜渐渐被担忧压了下去。三月底，卫国公身边的一位小厮送来了妹妹的家书，那小厮还说了，国公爷看上了妹妹，叫他们夫妻好好伺候着，不许有任何怠慢，还告诫他们管严嘴，在国公爷回京之前，不得传出去半个字。

妹妹与卫国公不清不白的关系，林正道担心极了，妻子柳氏却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是好事。

离开码头，林正道骑马，林氏姑嫂俩带着宋嘉宁上了马车。

柳氏很想知道小姑子是怎么认识卫国公的，但有些事不能当着孩子的面问。

回了林宅后，柳氏撺掇一双儿女：“你们俩带嘉宁去逛逛花园，不许欺负嘉宁。”